

發光的飛魚

世界讓我遍體鱗傷，但傷口長出的卻是翅膀

-----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

◆1◆

山色黛青，人間將醒未醒，山坳處傳來雞啼數聲，母親秀梅翻身坐起發出聲響，被吵醒的我，本能地側身抬頭，眯眼看向牆上的老爺鐘，四點三十分。

「透早起床要去哪？」

「趕去寺院剝竹筍。」

母親的娘家附近有座古樸禪寺，近幾年因網紅宣傳而人潮絡繹，母親平日會幫忙膳房烹食佈施，雖然來吃齋飯的多半是遊民與鰥寡弱勢，但她始終虔誠對待這炒米粉、煮雜燴湯的因緣。

看著母親在五燭光的昏暗中，將早餐煮好擺在床頭櫃上，輕聲叮囑多睡一會兒，中午會回來幫我換藥，然後整裝出門。鐘聲報時五點整，一分不差，母親手腳還是俐落如昔。

嚴格算來，與母親同住一個屋簷下生活，也僅限於十五歲之前，母女倆甚至曾失聯十多年，連我結婚時，都無法通知她來參加，直到父親因船難往生，母親才以未亡人身份出現在靈堂。

相較於此刻，我必須仰賴母親照顧，多少有些彘手蹇足，原因除了長期疏遠，更多的是與母親早年拋夫棄子，離家出走有關。

畢竟，長久以來，家庭破碎的陰霾，已變成痼疾般的心結。

猶記得當時剛考取市女中的我，才開學住校沒幾天，就被親戚電話告知母親鬧失蹤，家中年幼弟弟無人照顧，催促我趕緊回去處理，而原本與我們同住的祖母，情急下被大伯送到安養中心。

之後雖有聯繫到漁船上的父親洪建斌，等他從海上緩緩而歸，已是大半月過去。這期間，我擔心曠課太多會被退學，只能苦求嬸嬸幫忙看顧幼弟。後來還是導師在週記上知曉困境，通報相關單位幫忙協尋；然而早年資訊網絡並不普及，大山大海，煙塵渺渺，將近五、六年，母親彷彿變魔術般在人間銷聲匿跡。即使父親返家後，拿著通訊錄四處打電話也毫無進展，不過，在我看起來，他並沒認真尋妻，仍是照常出海，或到市場幫忙拜把兄弟阿城賣魚。

至於阿城的全名是邱益城，我們都喊他邱叔叔，印象中曾有邱叔叔一起吃年夜飯的場景，但不知從何開始，他已消失在日常視線中，可能因家裡氣氛所致，雖無吵鬧聲，卻日趨闐靜詭異，連親友都避之而不再串門子；又可能是邱叔叔的海產生意越做越旺，根本沒空暇，平時尚需拉著父親與他一起出海或協助擺攤。

不知為何，這麼多年過去，縱使未親耳聽人談論，總感覺父母會決裂的源頭，與父親的漁業工作有關連。

以前母親常抱怨父親熱衷海釣，行徑誇張離譜，每次漁船離岸起碼是整夜未歸，或者數星期不見人影，但凡家中大小事，全丟給她一人承攬，包括看顧病榻上的祖母。鄰里多有長舌搬弄者，幾番告誡要小心男人可能有外遇才不回家，捕魚只是藉口。聽久了，母親果真冒著女性不得上漁船的忌諱，堅持一起出海，把需要擔起的家務，直接撒手不管，搞得人仰馬翻，親戚們連聲冒罵，都說洪家這對夫妻簡直番顛無藥醫。

儘管年少被拋棄的傷痕越久越淡，但我對母親離家前幾天的畫面，卻烙印鮮明。

那是即將參加新生訓練的前一晚，母親和我躺在床上，聊起她那次乘坐漁船的見聞：船隻抵達礁島附近魚場後，關引擎、下錨鍊、甩釣竿，海潮激盪，浪花層次分明，載浮晃動中隱約可見灰濛濛的海岸線，午後日頭毒辣卻無處可逃，海風鹹腥濕暖，皮膚奇癢難耐。

「蝦咪海鳥、日落、海湧有多水喔，攏是白賊話，暈嘎要死。」

結論是海釣無趣又艱苦，大部分時間她只能癱軟在甲板欄杆邊嘔吐，聽著父親和邱叔叔興奮聊著釣魚技術和運氣。幸好夜幕低垂後，還有點好運回饋，母親說，否則跟著出海的自己簡直是憋呆。

徐徐晚風，海水溫度緩降，遠方出現數十艘膠筏掛著煤氣燈，正載著遊客體驗夜釣小管，看來海洋對其他人而言，還是很有魅力的。百無聊賴的母親仰觀滿天星辰，蒼茫的銀河恍若音符流淌，療癒著生命的荒謬與無奈。

男人們始終垂首倚靠一起，痴狂地換上不同魚餌、魚鉤，嘗試征服各種海中生物；落單的她，則轉頭觀察偶爾漂浮的半透明水母，突然，一群魚在近處躍出海面，翻濺水花，向前滑行，數度極快，閃爍著銀白的光點。

母親確信，她看見了翅膀，是飛魚啊！竟然會發光。

海釣初體驗，短暫且難忘，但這生也僅此一次。母親說。

至於其他忘不了的，或刻意逃避的，就只剩混沌婚姻中鏤刻的傷疤了。

◇2◇

妳是母親，也是妻子，但妳確信這輩子最慘烈的角色，就是母親和妻子。尤其是，對子女深深的負罪感。

原本歷經時間沖刷，近幾年已趨平穩的心境，竟被妳女兒的一場車禍徹底攪亂；從北上奔至加護病房外等候，待在醫院的家屬休息室數星期，接著換至普通病房的日夜照顧，妳終於看明白，女兒怡琳這些年過得是怎樣的生活。

汗顏的是，這二十幾年，妳和妳的兒女，幾乎形同陌路。

並沒有任何冤仇或衝突，只是順其自然不再聯絡。自從那次深夜毅然逃走後，妳已有心理準備，註定要眾叛親離、寂寞伶仃。

要不是女兒夫家透過戶政系統調查，妳應該無緣與親人重逢吧！

再相見時，妳已彎腰駝背，皺顏白髮，而妳的女兒，雖然才四十出頭，竟也飽經滄桑、容貌憔悴。

從醫院裡斷斷續續聽到的車禍經過，妳在腦海裡拼湊著令人氣憤的情節，忍不住碎碎念：

「哪會按呢，實在可惡。」何況始終沒看到女兒夫家的人來探病，妳越加肯定傳聞是真的。

「太可惡，無天良。」妳忍不住再罵幾句。

女兒被妳吵醒，眯眼問：「發生什麼事？」

妳立刻噤聲，看著她額頭、臉頰裹滿紗布，左手碎裂性骨折，又想到女婿重傷昏迷，拖到昨晚多重器官衰竭，宣告不治的消息還隱瞞著，實在無勇氣再講什麼。

雖然真相未明，但妳已打算，要帶她回娘家老厝養傷，看眼下這歹局勢，心底多少有數，何況警察幾番探訪筆錄，妳旁聽那些糾結對話，根本無法再置身事外。

「我是坐在駕駛座後方，車不是我開的。」

「車子是妳的名字，而且徐小姐指證是你駕駛。」

「我可以測謊，如果是我洪怡琳開車，快撞到時，一定用力將方向盤左轉打到底，讓坐副駕的她毀容殘廢。」

「洪小姐請保持冷靜，這種說詞要擔法律責任的，搶救當時，有全程錄影可調閱，我們會釐清真相。」其中一位女警厲聲說明。

「那她作偽證，就不觸法嗎？」女兒氣到連聲咳嗽。

妳輕拍女兒的背，緩一下，忍不住插嘴：「警察先生，拜託啦！阮查某囝才從加護病房出來，全身是傷，脾臟破裂，手腳骨頭斷去，頭殼疼痛還未穩定，幫幫忙，現場還有路人可以作證，那個袂見笑的查某人，是阮囝婿外頭的情婦，講話能信嗎？」

女兒吃驚地看著妳，妳只能無奈地嘆氣：「我攏知影。」

隔天，妳幾番考量，坦白告知女兒，她的丈夫已傷重過世，勢必牽扯複雜的紛爭，肯定不好處理，叮嚀她盡量詳述過程，以求自保。女兒聽聞後淚水潰堤，接著在妳面前難得地講述一大串，教人越聽越心驚。

原來那未曾謀面的女婿，車禍當天是載著女兒去找律所辦離婚，還帶著外

遇對象幫忙簽字當證人，扯！這都什麼狗血情節，太欺負人了。

女兒因再度被拋棄的陰影籠罩，憂鬱症復發，服用藥物昏沉，斜靠椅背聽到前座姓徐的女子，一路抱怨準備婚禮的飯店場地太小，抱怨度蜜月的地點季節不對。女兒說，她早已被磨得沒太多情緒波動，只想著離婚後，是否能搬回海線的舊家空屋……。瞬時，電光鳴閃，輪胎急煞的摩擦聲尖銳刺耳，伴隨連續的爆炸聲，碎玻璃從四方如槍彈掃射過來，致人於死地的架勢；繫著安全帶的身軀，像一條被困漁網的魚，隨著如浪濤的車殼翻滾數圈，不斷撞擊礁岩，劇烈疼痛。失去知覺前的最後一眼，她看見了扭曲變形的五彩斑斕，還以為是天堂。

從窗簾隙縫鑽進來的晨光，正巧灑在女兒裹著紗布的臉，溫柔又璀璨。她閉眼沉默很久，似乎累到睡著，但從起伏急促的胸膛猜測，大概還陷入剛才回憶車禍的驚恐中吧。

「等可以出院後，跟阿母轉去妳阿嬤家住，好嗎？」

「山上空氣好，養病較舒適，還可以作夥作伴。」

女兒怡琳緩緩睜開眼，嘴唇嚙嚙，欲言又止。雖沒把握她的意願，但想到孤單多年，現今可能有機會與親人重聚，妳的心，一下子就熱騰起來。

◆3◆

我坐著輪椅由母親陪同北上，亡夫的家人堅持我這個棄婦要到場，肅穆的喪禮，因婆婆謾罵而變得荒腔走板；滿嘴粗話恐嚇，逼迫我要將錢和房子還回去，幸好律師也在場，解釋多數財產和保險金，由我那剛入社會的兒子依法繼承；定存與股票則變現，屬於我的醫療和生活補貼，這部分，原本是丈夫準備再婚的基金……，蒼天作弄，逝去的魂魄是否會不甘？我不知道，只能感覺，那些破碎的、猙獰的傷疤，終是驗證了世道冥冥的定律。

一場車禍，或許足以毀滅一切，或許從此反轉餘生。

沒有快意恩仇，因為皆是悲劇，這讓我記起父親不在後，祖宅存款過戶給家中弟弟，我和母親分文未拿。其實那幾年，我過得特別艱難，爾後細想，母親在外飄泊，恐怕活得也不易吧！

母親秀梅做事本就勤快，現在儼然進化成萬能，我也是搬回外婆家後，才驚訝發現，她竟然會開大卡車載貨。母親解釋，這裡距離海岸城鎮遙遠，必須經由縱谷區，輾轉深入山脈的部落才能抵達，路途崎嶇難行，加上她在農場大小事皆要扛，很是辛苦，需要有貨車駕照，才方便運輸農產品。

聽著她淡定解釋，看著她黝黑皺褶的臉龐，我忍不住抱怨：

「既然那麼辛苦，當初幹嘛離家出走？」

母親抬眼愣怔，呆望著我，一時語塞。我在心裡暗罵自己太直白，趕緊換話題，嘰嘰喳喳，聊起她的另一項神技——昆蟲生態家，秀梅導覽員。

神情恢復正常後，她順溜地用母語說：

「怡琳啊！初回來彼時陣，妳攏惦惦莫講話，現在很能開講囉，乾脆好了後，咱門陣來去顧樹林、做環保。」

我訝然失笑，當初大學一畢業就結婚生子，未曾踏入社會學以致用，想不到已屆中年時，竟要改行學習認識草木蟲鳥。

想不到，我出生海邊，在繁華中掙扎多年，最後拖著半條命落腳大山裡。

母親也想不到，兜兜轉轉，最後的歸途還是山。她曾不經意透露，少女彼時盼望擺脫荒山窮林，藉由相親說媒，總算能如願，遠嫁到臨海的熱鬧火車站附近。婚姻失敗後，原先也沒打算回故鄉，一方面覺得很丟臉，同時也怕婆家找過來起衝突，因此母親選擇居無定所，流浪他方。

然而，四處打零工的疲累，導致她常在暗夜恍惚間，聽到山的呼喚。母親說，有陣子反常的生理現象，讓她噁心想吐，尤其是聞到魚腥味時，難受如暈船。她想著也許離海越遠越好，就這樣，洄游原鄉，停駐在生命的最初。父親過世後，母親不再刻意躲藏，開始擺攤賣水梨或香菇果乾，幫農家打理果園、驅除害蟲、採摘收成，樂在自食其力。

母親確實適應能力強，似乎沒有足以難倒她的事。

這讓我不禁懷疑，她那時是遇到多嚴重的情況，才無法承受而放棄？

當我重新翻閱父母間的過往時，浮現的畫面，是任勞任怨的母親，甚至到現今，仍願意將我這個累贅帶在身邊，耐心付出。在山上這些日子，母女朝夕相處，我很快找回小時候熟稔的安全感；反倒是對父親的印象，忽近又遠，憶不起曾經的互動與對話。是了，父親性格木訥寡言，旁人總嫌他淡漠無趣，除了談到海釣或有關魚的知識，他才會自顧自地長篇大論，興奮莫名。

有沒有可能，是父親。

某次閒聊，講到背黑鍋經驗，母親翻著白眼說道：

「隔壁厝邊攏傳我在外頭偷客兄，才會跑掉，真正是黑白講。」

有沒有可能，是以海為生的父親，只管賺錢養家，卻不願經營夫妻關係，反而把另一半當成傭人使喚，視為生兒育女的機器，才造成家庭失和。等到小我十二歲的弟弟出生後，父親更少回家，寧願寄宿漁村，旁人以為是感情不睦而故意避開，此刻想來，有可能因果顛倒。

青春懵懂時，僅能以平面視角看人，多年後，我站在婚姻的廢墟上，才能俯視，看懂母親難以言說的委屈，以及無形的疤痕。

提到疤痕，母親近來對我手臂上的傷口特別感興趣；她發現，在長長的兩

道手術縫合線下層，橫亙一片弧形的舊燙疤。

「親像飛哦，就是飛魚展開鰭翅。」母親說。

有像嗎？燙傷痕跡確實隨光陰流逝而變淡，凹凸不平，遠看微微似魚圖，但那左右兩邊的車禍開刀肉線，比較像兩把利刃斜插在魚身上吧！

聽著我俗邁的形容詞，她不認同地翻個白眼，我趁氣氛鬆弛脫口問：

「爸爸那時候，在外面是不是有別的女人？」

母親頓了一下，神情隱約出現裂紋般的哀愁。

◇4◇

妳其實沒預想中那般辛苦。

遠走他鄉的第一站，是沒有潮聲的雪山山脈，跟著出家人在有機農場養蜂種菜。陡峭蹊徑，湍流礫石，耕種的勞累，讓腦袋遲鈍；收成的滿足，緩和恐慌情緒。那些刻意掩蓋的煩惱，久之已變得模糊難辨。

逃離夫家的第二站，是風景區的熱炒販賣部，妳戴著口罩，終日窩在廚房中，手持鍋鏟，攪動著春去秋來，學得一手好廚藝。可惜後來因心理障礙，已無法做魚料理，只能說再見。

妳反而覺得女兒怡琳命更苦，際遇淒慘，創傷連連，一如她臂膀烙印的疤中疤。至少以前丈夫洪建斌沒有對妳動粗過，就算夫妻緣淺情薄，尚能維持平穩對待。但女兒的婚姻就很驚悚，家暴家暴，不同型態的家暴。

首次暴力發生，突兀而措手不及，女兒說，那時才結婚幾個月，她身懷六甲，行動遲緩，在廚房不小心打破瓷骨碗盤，婆婆甩手就是一巴掌，丈夫走進來，左右開弓，再搥幾巴掌。女兒立刻嘴角噴血、臉頰腫脹、耳膜破裂。更甚者，染患憂鬱症，一度割腕想輕生。

妳炫然而泣，無法想像，做人竟能如此殘忍。

如果能返回那一天，妳會帶女兒一起走，教她務農，教她烹飪，教她學會獨立，避免因沒父母庇護，奢求有依靠而嫁人，卻落得被婆家苦毒的下場。

然而時光缺乏轉圜餘地，繼續上演家暴，最嚴重的那次燒燙傷，醫院主動報警，怡琳的丈夫才停歇，爾後換成搞外遇戲碼，繼續精神虐待。

女兒哽咽追述，醉酒的丈夫，誤以為她偷婆婆的錢，憤怒端起剛滾沸的湯鍋，直接往她身上狠拋，鍋蓋在衝撞中掀開，熱油如潑墨飛濺，她本能抬手去擋，整片深度灼傷，不忍卒睹。住院期間沒人守護，傷口反覆崩裂感染，引發敗血症差點沒命。

歷經千瘡百孔的怡琳，曾提告傷害罪，並數次提出離婚，都被夫家拿監護權與養育費要脅；為了兒子，她最後只好採取分居拖延策略，平日靠接網拍文

案勉強餬口。直到她丈夫終於想再婚，跑來要她淨身出戶，二十年倏忽已過。

直到，剝心的痛苦，在一場荒謬的死亡車禍中戛然停止。

聽到這裡，妳心裡產生異樣情緒，妳望向窗外嫋娜的藤蔓，像手拷腳鐐般鑽進磚牆的細縫。被親情綑綁的女兒，比起妳更能忍、更懂方法，當年妳可是直接拋棄幼子的，難怪招來綿綿恨意。

想及妳最後一次與兒子碰面，是在喪禮上。

無論劇情是否懸宕難纏，那迷戀海味的丈夫，終是被海洋吞噬，當時妳已遷居娘家務農，迢迢趕來操辦整場喪禮，一雙兒女跪伏於堂前，全程沒有與妳直視對話，空氣瀰漫悲傷與怨懟，弔唁的親友莫不感慨惋惜。

寺院師父提過，世間相逢，皆是前緣未盡，若至緣盡處，冤仇亦化解。妳心想，難不成要繼續跟鬼魂計較嗎？原來，根本不需刻意與過去和解，人死寂滅。只是滯留在不被理解的路上，兀自孤勇，真的很煎熬。

為什麼會遇到這款倒楣事？

妳曾無數次在夢中，對著陰森的海邊吼著丈夫洪建斌的名字，指責他為何要害妳失去家庭，失去子女，失去一切。

有次妳從夢魘中被女兒怡琳搖醒，她擔憂凝視妳淚水交織的臉龐：

「老媽妳做夢幹嘛一直喊著邱叔叔的名字？他最近有怎樣嗎？」

妳低首遲疑自問，有嗎？有喊錯人嗎？

◆5◆

我終於從母親口中，得知她當年不告而別的秘密。

忙完端午，夏至來臨，母親秀梅開著貨車，運送高麗菜下山到蔬果市場，順道載我去海線醫院復健，我在繳費櫃檯遇見老家的嬸嬸，因大伯開刀住院，連我的親弟弟都趕來照顧。他們看到我母親，臉色驀然冷峻，眼神不耐，就算多年未聯絡，仍舊無法諒解。當年母親失蹤後，是嬸嬸收養弟弟，弟弟從此斬斷臍帶恩情，長大後不願認生母。一個婦人拋夫棄子，換來一群人對她仇怨詛咒，唉！曾經我也陷於其中。

看著母親回程途中，一路緘默，往事歷歷折磨骸骨，我忍不住再次問起她當初為何要離家。

「時間足久啊，莫法度…講透枝。」漂浮的氣音，洩漏潛藏的脆弱。

「沒關係，慢慢來，記多少說多少。」母親願意講，我已很滿足。

離散經年，母女終能敞開心胸長談。於是，記憶開始一針一線縫補陳年破事，縫補著過往的空缺；然而真要完整複刻，是不可能的，因為，將最恐懼的往事徹底刷成空白，是人性本能。

母親講得支離破碎：「是查埔，妳問的…不是查某人。」

啥？我沒聽懂，睜著困惑雙眼，思緒不停打轉，我問了什麼？我像翻譯機碎碎念，男的女的不是女人…是男人！有別的男人？

就在她隱晦的簡語中，潰爛的往事滋長出炭筆線條，答案在畫稿上呼之欲出。剎那間，我震撼到舌頭打結，渾身血液凝固如同踩空掉入冰窖。母親也曾是這種感受嗎？

此刻母親反而平緩鎮定下來，她幽歎道，與其說被驚世駭俗的真相擊倒，還不如說是，隱瞞同性戀傾向的夫婿，以特別無情的模式，長年踐踏妻子尊嚴，這才是萬劫不復的關鍵。

「那男人是誰？」話甫一出口，我腦海已浮現答案，是邱叔叔。

她直視我良久，可能在想，該從哪一條線索起頭。

第一次產生懷疑，應該是硬要跟漁船出海，整趟航程都在暈眩中熬過的那次。母親回想起，由於白晝昏睡太久，夜晚因而精神奕奕，她彎身走出船艙，聆賞墨藍海水拍打船板的節奏，想著先拐到船尾上廁所，隱約中瞥見邱益城抱著自己的丈夫，俯身欲親吻的影子，又聽到丈夫喊一聲「阿城不可以」，她慌張蹲下，心跳劇烈。

逃離之前，母親有段掙扎期，時不時責怪是自己神經質，胡思亂想。然後呢？畫面來到那天黃昏，她從娘家提前下山趕回去，意外撞見在床上赤裸黏膩糾纏，影音勾連成一體的兩個大男人。

啊！這塵世很多輕描淡寫，皆是因為太過沉重。

往後的歲月，母親都在自我檢討：為什麼看不出丈夫的體質無法愛女人？明明是礙於傳宗接代的包袱，逼不得已才結婚；夫妻相處明顯有諸多難解的障礙，連基本的肌膚親暱都顯得勉強又窘迫。

我真的很難過，因為醒悟到，父親在某種形式上，一開始就遺棄了母親。也才想通在那慘白而遙遠的葬禮上，母親為何對邱叔叔說出那番話：

「邱益城，你跟伊最熟識，最有感情，伊如今歸天，早就不算阮翁婿，還是你站到頭前來拈香主祭吧！」

流浪多年，母親接觸不少光怪陸離，再回眸，已懂得寬容彼此。何況感情哪能用理智分析對錯，誰不是在累累傷疤中摸爬打滾？

母親繼續提及前些時日禪寺舉辦研習營，她遇到夫家鄰居來當志工，多年不見，難得還能相認。

「秀梅妳變得好老喔！」母親壓抑翻白眼的衝動，都六十幾歲了，能不老嗎？倒是舊鄰沒變多少，依然是愛八卦一籬筐，也因此從其口中得知，邱益城目前已成為連鎖海產批發的大老闆，還與混血男同志結婚。她忽然覺得，亡夫

在生前的偽裝，與自己拋下一切出走，變得愚蠢又可笑。

話說回來，母親真的挺愛觀察我的雙層疤痕，剛追溯完重大秘辛，立刻靠過來牽起我的手臂細看，那經過時光淘洗，疊加在舊傷的兩道手工縫線，越顯淺白立體，疤中有疤，的確呈現幾分飛魚的姿態。她笑稱，大面積的燙傷疤，是要跟一輩子的，從傷口冒出、鋪在上層的菱形展翅，扮演了左右護法。

這樣也很好。

◇6◇

望著海面上肆恣不羈的波浪，十月微涼的海風，褪去燥熱又尚未冷冽，多久沒有靜謐的感受了，真舒暢啊！

妳還是走向海岸。女兒怡琳雙手抱著邱益城寄來的筆記本，那是亡夫留下的遺物，記載豐富的海洋知識，畫有各類魚種的圖片，以及心情隨筆。妳和女兒耗費多時閱讀整理，最後決定，燒毀並將其陪葬海底。

翻開扉頁，紙上清楚寫著，因為邱益城移情別戀，愛上別的男人而提出分手，所以選擇自殺，所以亡夫並非意外溺水。

當暗藏秘密的門鎖被解開，壓在心底的傷口，彷彿遇見光而被治癒。缺失的那一小片真相，用一種贖罪的情緒，暈染成明月下群飛的光點。

後來的後來，妳才知道，發光的不是飛魚，而是生命力的折射。魚鱗是結痂的傷疤，胸鰭是重生的勳章，在大海與藍天之間，不停地跳躍滑翔，如此熠熠生輝。